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06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与命运之神喝个茶

老宋是锵锵认识的最有松弛感的人,没有之一。

起先,他们俩只是学生会的普通同事,锵锵是何时与老宋混熟的,那肯定是锵锵去粤北做志愿者那年的暑假,在火车上睡过头之后。

可能因为志愿工作太疲惫,锵锵在回广州的动车上迷迷糊糊地醒来后,吃惊地发现动车正在启程,车窗外,一个从未见识过的站名一晃而过,车厢里涌来了一堆背着背篓,身穿少数民族服装,戴着头帕的大妈大伯,一问才知道,动车已经到了贺州,在广西境内了,前方就是桂林站。锵锵急得掉了眼泪,情急之下,她给一向表现最淡定的老宋打个电话,问问他该怎么办。没想到老宋听了她的遭遇,竟对着手机唱起韩晓的老歌:

“到那山水甲天下的阳朔仙境,漓江的水呀,常在我心里流,去那美丽的地方是我一生的祈望,我想去桂林呀 我想去桂林……”

唱得差不多了,老宋赶紧安慰锵锵说:“这是老天爷安排你要去桂林啊,那你为啥不干脆去吃一碗桂林米粉,再乘上阳朔的竹筏,到那如画的山水中走一走?”

这个提议像一道闪电,劈开了锵锵头顶上的乌云。依照老宋的建议,锵锵在下车前找列车员补齐了从广州到桂林北站的车票,顺利出站。同时,她打电话给爸妈汇报行程,说要晚回家三天。

第二天,锵锵意外地在桂林见到了头发乱得像鸡窝的老宋,他有点害羞地笑笑,说昨天给锵锵乱出主意后,担心锵锵这意外的旅途再出意外,所以在回贵州老家前,他特意来陪锵锵游桂林。“反正桂林我也没有来过,总不成要等到像歌里的老爷爷那样,退了休再来?”他在锵锵住的宾馆旁边,租了80元一晚的小旅店。他还给锵锵带来了新毛巾和防晒霜。

锵锵就涂上防晒霜,与老宋一起乘上阳朔的竹筏。此时赤日炎炎,游人很少,到哪里都不用排队,他们得以优哉游哉地去了兴坪漓江,去了遇龙河,去了十里画廊,又见到了象鼻山。水波如同轻轻舞动的丝绸,天空是另一种浅蓝色的丝绸,青山如螺,倒映水中,山形既无压迫感,又没有攻击力,相反,这里的山水充满自得其乐之美,充满顺势而为的稳定感与满足感。

两人结伴玩了三天,一共吃了16碗桂林米粉,他们可太爱当地米粉的酸辣鲜爽风味了,三天后,老宋向西,锵锵向东,两人各自回家,不知为什么,回到家中后,锵锵眼前总是浮现老宋在阳朔的市集上,兴味盎然地拍菜农红红绿绿蔬菜的场景。他会蹲下来跟人搭话:“这个莴笋是你早上砍的哇,你5点钟就起来了?这么辛苦……”“你这个空心菜比别家的嫩哦,放在酸汤锅里一定很好吃。”有位卖菜的老人,大概也很寂寞,竟把小舅舅去世的事,也跟这个陌生的小伙子唠叨了,“哎呀,小舅舅种的秋葵还长在地里呢,我回家就要帮他去摘了来卖。”见老宋买下一把空心菜,准备让米粉店加个菜,老人竟非要分他一个红糖粑粑尝尝——

□南京明前茶

## 爬墙虎的张力

初夏的一天,我从北京西路办完事,路过妹妹曾住过的颐和路旧居,远远的一墙郁郁葱葱的爬墙虎扑入眼帘,一片连一片的叶子层层叠叠,透着鲜嫩的绿。大门恰巧敞开着,我停下来驻足观望。院内那棵梧桐树,如今已腰壮枝繁,华盖茂密,日光被树影映成了柠檬黄,涂抹在二楼那扇窗台上,尘埃在光线里舞动。

这风景我太熟悉了。颐和路一带大都是民国建筑,妹妹家住21号,那一幢有四户人家,妹妹和王家住二楼,另两家在一楼。那时我常去妹妹家,因为母亲住在那儿。这里的爬墙虎,每年都会从墙角慢慢地爬上来,不断地扩张它的范围,延伸着。至盛夏时,满墙都是葱绿,绿叶扶疏,清风微拂,充满生机。爬墙虎不惧强烈的阳光照射,似乎日光越强,它生长得就越旺盛,越显生机,加上颐和路两侧绿意盎然的林荫路,使得夏日的燥热一下减少了许多,母亲常对我赞叹,这里的夏天好凉快。

我对爬墙虎有一种特殊的情感,它属于藤本植物,最大的功能,就是会沿着依附物不屈不挠地攀爬而上,枝枝蔓蔓都盈满精气神,听凭风吹雨打,我自岿然不动。雨过天晴,那些嫩绿的叶子吸满了清澈的水,在阳光的折射下更显郁郁葱葱,连吹过的风都带着清香。

有一年,我突发奇思,想对爬墙虎做一次细致观察,兀自下楼蹲在墙角下,拨开密密的草丛,试图寻找爬墙虎的源头。我顺着一根藤蔓找下去,发现竟然是三五支略显粗壮的根茎扎在墙根的泥土里。就是这几根茎繁衍、铺展出那么多纵横交错、枝枝蔓蔓的藤须,你牵着我,我缠着你,活像孩子的小手,四处抓挠,显现出它生命的无限张力。

□南京徐廷华

那粑粑,本是卖菜人的干粮。

而老宋,一路顺利地拍了上百张光怪陆离的照片,有一张还在学校的摄影大赛上得了奖,当然,这都是后话了,同样是后话的,是他还顺利地交到锵锵这个学霸女朋友。

接到保研录取通知书时,锵锵对闺蜜坦白,她为何对老宋情有独钟:“在这个世界上,学霸很多,进取心很强的男孩子也很多,但老宋这种慈祥的乐天派是很少的。他遇事从来就没有怨言、随遇而安,这样的人,才可能找到幸福吧。”

硕士毕业两年后,老宋与锵锵在出租屋里结婚,他俩还在攒新房的首付,上班靠骑共享单车。不过,饶是如此,老宋也没有任何咬牙切齿、锱铢必较的省钱行为,周末,他与锵锵会坐着一辆又一辆的公交,去周边县市游玩,路费一个人来回也只有二三十元;现在的新农村也洋气了,稻田里都开起咖啡馆,城里人可以坐在长廊上,面对正在成熟的晚稻喝咖啡。老宋买完咖啡,灵机一动,尝试说动咖啡馆的主理人,让他动用人家厨房里的锅和作料,煮两碗面,做一份西红柿炒鸡蛋当浇头。没错,那些自然成熟的西红柿和温热的鸡蛋,都是老宋在村里临时买的。

有没有咖啡馆或民宿的老板谢绝过老宋呢?当然有,老宋也不生气,笑道:“本来就是咱们的不情之请,被谢绝,咱们正好去尝一尝当地的小吃啊。”走到哪儿,老宋的生活就过到哪里,朋友就交到哪里。他的选择,就像冰川上的融水,只管向干燥的地方流淌,随后仿佛无心地,滋养出一片摇曳的野花。

只要旅行,肯定会遇上各式各样的问题:飞机延误,要在机场等到凌晨;住在网红街区附近,每晚都被喝啤酒吃烧烤的人吵醒;贵州的长途大巴上,来了带着成笼鸡鸭的村民,要忍受一路的家禽吵嚷;两人去西藏的时候,不巧遇到连绵的雨季,导致高原反应更严重,每天都要吸氧舒缓后才有力气外出拍摄……

别人遇上不如意的事,难免跺着脚声讨、咒骂命运,老宋却总能与刚捉弄过他的命运之神坐下来,喝几盏茶叙旧。他煮水、烫杯、斟茶,津津有味地喝起来,搞得命运之神也不好意思。所以,锵锵跟着老宋,运气总有峰回路转的那一天。贵州带鸡上车的村民大妈,非要送他们几个自家产的毛桃;长沙吃烧烤的大哥,热情告知本地人最爱玩的采橘子圣地;而在西藏,充满波折的长途自驾走到尽头,当他们终于见到冈仁波齐山的时候,老天破天荒地云开雾散了约40分钟,神山终于袒露出它金字塔般的主峰,日照金山的奇景出现了,而一朵温柔的旗云,是庄严的粉红色,缓缓移近山峰,就像给雪山戴上了出嫁的头纱。

也许,是乌云曾经那么浓烈,日照金山的光线才那么醉人;也许,是雨水那么令人郁闷,彩虹的抚慰才那么经久难忘。同样的,正因为生活充满不可预知的风浪,乐观淡定、情绪豁达的人,才拥有这世间最珍贵的品质。

但这张力也是有节制的,一旦超过屋顶的高度,爬墙虎就悄然止住了,不再往上攀援,而是挥师横向继续扩张。

“悲落叶于劲秋,喜柔条于芳春”,每当进入深秋,爬墙虎变黄的叶子纷纷落下,墙壁上布满铁丝网一样的藤蔓也枯萎了,渐渐开始脱落。这以后任凭寒风吹着,大雪下着,可深埋地下的爬墙虎的根茎却不屈服,它在静静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。每个冬天的句号都是春暖花开,爬墙虎从根基上再次吐露出一片新绿,重演它辉煌的一生。

后来,因“颐和路民国风情街区”的打造,妹妹家搬至定准门新居。这几年去得少了,但我偶尔还会路过颐和路,只要路过总会深情地望一望妹妹住过的旧居。

张力,原本是物理学名词,常指某物体受到拉力后物体内部产生的一种相互吸引力。常见的拔河活动中,一根拔河绳,在观者声嘶力竭地“加油!加油!”叫喊声中,让拉绳的双方倾尽了张力;拳击场上,拳击手两臂一块块硬如石头、棱角分明的肌肉,凸显出的是肌体的张力;飞翔的苍鹰瞬间俯冲而下,那是它翅膀的张力。文学创作也有张力,常说的这篇文章张弛有度,就是指作者对文章驾驭熟练,信笔纵横,收放自如。人的一生中,也会时时遇到种种困境、逆境、险境,面对厄运险情,自会有一种应对的张力,有时会强大得超乎人的想象。

一路想着,一路骑着,老远,我看见不远处高架桥一个个桥墩周围也爬满了绿荫荫的爬墙虎,叶子鲜嫩鲜嫩的,在阳光下迎风摇曳,释放着它无限的生命张力。它的上面是疾驶而过的千百辆车流……

## 看武戏

那年立秋日,陪恩师俞律先生去昆剧院看《三岔口》,这是武戏,主角有两个,一个是武生任棠惠,一个是武丑“开口跳”刘利华。武生和武丑同台,观众会觉得武丑更好看。难怪台下观众,给刘利华的喝彩声要多得多矣!

江湖人物刘利华,在三岔口开一家黑店,又时当黑夜,弄出许多故事。他妻子是个武丑,当然身手不凡,也会开打。这两个人开的店,客人要住进去,只怕是凶多吉少。没想到,有一天会分头住进去两个武艺高强的角色,一个是焦赞,是武净扮的,还有一个就是任棠惠。四个耍武的家伙凑在一起,打得昏天黑地。

俞老先生在台下看着窃笑道,晚上摸黑打,气势是打不起来的。试想,我看不见你,你看不见我,两个人瞎打,如何打呀?这种打法,只有京剧里才能做到。观众要看的就是这玩意儿。瞎打,却打得头头是道,就像毕加索画人物那样不好理解,然而却好看得很。

瞎打,也就是盲目地打,但井井有条,所以好看。如果盖叫天和叶盛章上台,准卖满座。至于剧情,只是看演员的矫捷身手就是剧情的,大概都弄不清,这不要紧,反正“摸黑打”就是剧情。

我老师十九岁时,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,活跃于校园剧社,不仅是名票,还亲自主演过武戏。他说,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:宋朝“杨家将”里一个莽汉焦赞,大黑脸,一生不知杀过多少人。有一回,杀了在朝的大臣谢金吾,被充军问罪。杨六郎派任棠惠一路上暗自保护,住进刘利华在三岔口的黑店,这下好了,四个武角儿,生旦净丑,唱了一出真实版《三岔口》。武戏往往没多少情节,所有的细节都是打,所以,武戏比文戏更生動。

老师说他青年时代,在上海多次看过盖叫天和叶盛章合演的《三岔口》,盖叫天出手之“稳准狠”,为“海上第一”,而叶盛章之矫捷也一时无二。《三岔口》是“开口跳”应工,“开口跳”除了身手矫捷,还要发音响亮。而叶盛章嗓音较闷,亮音不足,是他先天不足处。好在,此剧只是闷着头打,没有什么需要爽脆嗓子发挥的念白,所以一场戏下来,没有什么使观众感到不足之处。因此,他最爱演这出戏。

现在,有些戏校出身的青年,武生武丑,基本功好,嗓音也亮,在电视上见过他们演《三岔口》戏,扑跌翻打,很是出彩。不过,火爆有余而稳准不足。师曰:后生从艺毕竟出道不久,年纪尚轻,假以时日,用功苦练,后来者居上也未可知。总之,能把一场在灯下演的戏,化为看得见的黑夜,才算演得生动与成功。

□南京胡剑明

## 住在密码里

现代社会,谁能离得开密码?银行卡、邮箱、微博、各类网站登录……可以说,密码虽然看不见摸不着,但在某种程度上,它是主人内心的一把钥匙。

曾经,一个朋友把她的所有密码都设成了一个日期——结婚日。如果纯数字不符合要求,她就在数字前面加一个英文单词:love。那时候的朋友笑靥如花,眼角眉梢都是掩不住的甜蜜。但是没多久,一段感情烟消云散,朋友在电脑前痛不欲生,每输一次密码,都像刀子割一次。终于有一天,她把所有的密码都换成自己的生日:“爱情是最脆弱易碎的,最终每个人都只有自己!”恭喜她,没有迷失在过去的密码里。

和她一样,我也曾把密码设成过与爱情相关的记忆,也和她一样,我后来也换了密码。但我没有设成自己的生日,换上的那串新密码,是女儿的名字和生日组合。因为有了那个粉嫩的小婴儿之后,我忽然发现,卿卿我我花前月下的爱情,在孩子的蔷薇面颊、黑葡萄瞳仁面前,显得那么单薄。孩子,让我成长为一个新的自己。现在女儿已经学会了用电脑,她也有了自己的密码。但在我的密码里,她永远是我柔软温暖的宝贝。

另一个朋友,忽然打电话说她现在不方便,请我帮忙回复一封简单的邮件。并且告诉我,她的邮箱密码是一个英文词:General Manager。那是她拼搏的目标,一个向往已久的总经理职位。后来她请我吃饭,因为她已经如愿以偿地坐上了那个位置。现在,她的密码已经变成了更高的追求。她的密码是一个励志故事,见证了事业上进取的足迹。

不久前,妹妹给老家的父母换了一个智能手机,给他们安装了微信,还教会了怎么发语音和视频聊天。告诉他们,用手机就可以看见我们一起说话了。父母亲开心得像孩子,天天晚上和我们视频通话,说一些村里的芝麻事。看到他们高兴,我也很开心,跟他们说说家务和孩子。

这样过了一段时间,父母亲忽然好几天没有打视频了。我担心出了什么事,问他们,母亲在电话里不好意思地说:“那个微信,你妹妹设置的是‘记住密码自动登录’,根本不需要输入。但是前几天手机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上不去了,让输入密码,我就不能登录了。”

星期天,我回到家,想教他们如何重新设置登录密码。但是母亲很高兴地说:“已经请人弄好了。我还让人家设置了一个新密码,再也不会忘了。你看,我记得很清楚。”看着母亲一个个数字笨拙地输入密码,我眼眶热了——那是我和妹妹的生日。

原来,我也住在另一个人的密码里。

□河南洛阳陈晓辉